

全球最权威的金钱史巨著

追逐财富

5000年不可思议的财富故事

全球知名财富史专家

[美]罗伯特·索贝尔/著
莫竹岑 拾 仟/译



The Pursuit of Wealth



海南出版社

本书荣列
《商业周刊》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时报》
畅销书榜

全球最权威的金钱史巨著

追逐财富

5000年不可思议的财富故事

全球知名财富史专家

[美]罗伯特·索贝尔/著
莫竹芴 拾 仟/译



The Pursuit of Wealth

本书荣列
《商业周刊》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时报》
畅销书榜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逐财富:五千年不可思议的财富故事/(美)罗伯特·索贝尔著;莫竹岑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10
ISBN 7-5443-0563-5

I. 追… II. ①罗…②莫… III. 商业经营-通俗读物
IV. F71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4134号

The Pursuit of Wealth:the incredible story of money throughout the ages / Robert Sobel.
Copyright © 2000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海南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McGraw-Hill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2-031号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追逐财富:五千年不可思议的财富故事

著 者 罗伯特·索贝尔
译 者 莫竹岑 拾 仟
责任编辑 严 平
特约编辑 许 彬
出 版 海南出版社
发 行 海南出版社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方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40千字
印 张 19.125
版 次 2002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443-0563-5/F·66
定 价 3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社会/1

古代近东:政治宗教组织统治下的经济/2

希腊文明时期的希腊:海上创业者/8

第二章 亚历山大和罗马的帝国时代/14

希腊化文明/14

罗马共和国:挣脱枷锁的个人创新精神/16

罗马帝国/19

第三章 欧洲的中世纪:新经济时代的诞生 /23

领地时代/24

欧洲的再次入侵/26

经济加速与十字军东征/27

放贷人/32

第四章 意大利银行家及其客户/34

十字军东征的结局/34

威尼斯之路/35

佛罗伦萨/38

北方威尼斯/40

银行家/42

时代的终结/43

第五章 大西洋时代/47

前往东方的迂回之路/48

葡萄牙先锋/48

葡萄牙与奴隶贸易/49

欧洲的其他奴隶贸易/51

葡萄牙帝国/55

西班牙及其财富竞赛/55

第六章 欧洲的美洲帝国/58

- 征服者/58
- 重商主义的兴起/59
- 新欧洲的富杰家族/60
- 价格革命与经济刺激/62
- 荷兰的海上帝国/64
- 投机者和泡沫/68

第七章 英国的优势/71

- 约翰·霍金斯与奴隶贸易/72
- 合股公司/73
- 蔗糖贸易/76
- 新英格兰/77
- 荷兰的挑战/78
- 北方的致富/79
- 南方的烟草/82
- 北方的商人/83

第八章 美国的财富之路/85

- 财富与美国独立战争的背景/85
- 反叛的经济分析/88
- 新国度的另一条致富之路/91
- 作为致富和筹资手段的博彩活动/91
- 新政府/92
- 宪法之路/94
- 杰斐逊派的财富思想/97
-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国家信用的建立/99

第九章 工业财富/103

- 增长的人口与农业/103
- 工业革命/104
- 技术与纺织产业/105
- 蒸汽机及其冲击/106
- 伊莱·惠特尼与南方棉花的问世/108
- 北方工业社会的出现/110

教友会教徒/114

第十章 农业的商业化/116

赛勒斯·麦考密克与收割机/116

运输需求/119

基础设施与财富:伊利运河/122

运河热/124

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与房地产/127

第十一章 基础设施与财富/129

华尔街崭露头角/129

新国家的第一位股票大投机家/131

纽约证券与交易委员会/132

铁路的重要性/133

纽约中央铁路/134

宾夕法尼亚铁路/136

电报/138

小麦大王与棉花大王/141

北方的小麦/142

种植园的利润/144

奴隶制的经济分析/147

国内奴隶贸易/149

“棉花万岁”/155

第十二章 金银与南北战争/159

杰伊·库克:为联邦的事业筹资/159

华尔街景观/162

黄金帮/165

恢复货币流通/167

富银矿/168

第十三章 跨大陆铁路的冲击力/174

西部铁路的财富/175

售冰/179

肉类加工业的革命/181

铁路与啤酒酿造的财富/182

来自牛的财富/184

农场主与西部/188

1896年的选举/190

第十四章 大企业时代的到来/193

联营制与托拉斯/193

工业领域的股份有限公司/194

发起人/196

投资银行业的新面孔:摩根/198

卡内基和摩根/199

卡内基式的百万富翁与斯平德尔托普/204

第十五章 政府工业综合体 1914—1929/212

战前的美国政府/21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立阶段/213

战争与美国经济/216

军事工业委员会/217

美国无线电有限公司的诞生/218

哈丁——柯立芝任期的政府与企业/219

美国政府与经营拉美业务的企业/221

华尔街追逐的海外财富/223

援助欧洲的金融回报/224

第十六章 二十年代的大牛市/226

A. P. 吉尼尼:为小企业融资/227

有组织犯罪:禁令下的赚钱之道/232

佛罗里达土地热/236

大牛市/240

第十七章 二次大战后的新旧美国/243

蛰伏的股市/244

住房热/246

吉恩·费考夫:折扣店之王/249

苏醒的汽车业/250

美国的汽车旅馆业/252

麦当劳理念/253

弗雷德里克·特曼和军事产业教育复合体的出现/255

第十八章 证券市场的复苏/259

电视业证券之谜/261

计算机时代的来临/262

查尔斯·梅里尔·基思·芬斯顿与人民资本主义/263

“要让公民人人有股,人人有产,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要这样构成。”/267

共同基金/268

养老基金/270

六十年代的大牛市/271

为新股而狂/273

第十九章 大通胀时期的财富创造/275

通货膨胀的发端/276

靠高价石油获利/277

黄金机会/277

收藏品/279

房地产/280

另一个货币市场/281

赛马的新路子/282

大紧缩的落幕以及新时代的曙光/284

第二十章 财富的民主化/286

新产业:个人电脑/287

保健行业的革新/289

证券的再生/291

指引道路的都市媒体/292

卡维里的比阿特丽斯/294

纽约证券交易所地下的油井/294

储蓄的脸在变/296

尾声/300

第一章 古代社会

古代社会的财富有多种形态,最初是土地所有权,但也有贵金属、奴隶、船和工厂。获取财富的手段也有好几种,最明显的是农业、畜牧业、矿业、商业和金融。在某种意义上,获取权力就是获取财富,例如劳役他人、征税,都是掠夺财富的一种形式。总之,统治者可以通过权力换取五花八门的财富和服务。此外,良好的商业信誉、专有权也可看作某种间接的财富。

利用商业创造财富是桩奇妙无穷的事。古代,生长中的庄稼和怀胎的家畜后面总有一个距离较远的第三方(中间人),如今,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加入到名目繁多的商业中来。这种构筑财富的简单方式很早就文明史上出现了,而且它的重要性理所当然地一直延续至今。它赫然在目,虽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以下的各个章节中,但总能被认出来。

商业的起源是怎么样,可能永远都是不解之谜。有关的理论亦层出不穷。商业可能始于单纯的馈赠。有盈余的农民会帮助他的邻居,甚至一些后来的贸易也采取了经过发展的馈赠形式,公元前14世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国王之间的交往就是例证。当时不仅互相赠送琳琅满目的物品,也发生了大量的财富交换。比如说,送给巴比伦国王的礼物中包括有1000多匹布、100多件青铜器,还有珠宝、家具以及用半吨以上的黄金装饰的马车。皇家的馈赠礼者偶尔也会暗示对方回赠礼物。作为赠礼的结果而发生的大型物品交换有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即史载希巴女王和所罗门王之间的馈赠。

希巴女王将120他连得^①(约吨)金子和宝石,以及很多香料,送给所罗门王……希巴女王所要所求的一切,所罗门王都送给了她,另外还照自己的厚意馈送她。【《列王记》(上),10:10,13】

农民用手中富余的物品交换某人富余而他正缺少的物品,商业也可能起源于此。幸存下来的记录清楚地说明了,大多数村镇从最初起就有了定期的集市,用以交换物品。不过,既然如此,集市是怎样发展成商人获得手工制品,然后远途运输到另一个地方,交换那里富余的一些物品,这个进化过程又该作何解释?接下来,当商人积累到有剩余的时候,他是怎么考虑利用这些剩余的物品呢?许多人投资于土地,有的人进入了典当业、借贷业或银行业,有的人同时进入了以上所有行业。有钱人可以靠借贷收取利息,或者投资在项目上,如果成功的话,就有利润可赚。各位将会看到,从一个行当到另一个行当,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路数,但是异曲同工,只有一个主题——追逐财富。

^①他连得,古希腊(希伯来)重量及货币名。

财富可能被盗,也可能被国家以税收和纳贡的名义征走。祭司因为演出、豁免罪责、许诺他人进入天堂而接受礼物,也可以积累起财富来。医药、法律、写作等几十种领域的专家可以提供收费服务,当然也有企业生产,例如纺织品、陶器、武器、船只和类似的东西,不过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它们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行业。再后来,制造和分配信息也能致富。不是说很久以前的信息不值钱,只是现代技术和知识飞速扩张,而在从前,它们扩散的步履要慢得多。

渴求财富不一定是文明的先决条件,但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渴求财富。人类学家把没有财富欲望的社会描述成“有文字前的文化”,(其实,写作正是为了记录商业和统治而发明的。)这样的社会常常缺乏某种货币形式作为交换的媒介。他们因为不停歇和渴望变化而没有被后人记录下来。他们甚至对时光的流逝缺乏一个清晰的概念。历史学家认为,早在至少 9000 年前,或者自从人类开始在村庄和城市定居,就出现了对某些形式的财富的追逐。人类开始定居生活,以狩猎和采集为基本生存手段之前,经历过漫长的游牧时期,那时绝大多数物品都要在集体成员之间分配,鲜有个人财富的纷争。但即使是那时候,也发展了某种社会等级制度,在分配方面,有的人得到的公平待遇强于其他人。随着村庄和后来城市的出现,私人财产和土地所有权出现了,简言之,追逐财富开始了。文明,将城市和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层面统统呈现于前的人类文化,亲眼目睹了追逐财富渐渐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内容。

古代近东:政治宗教组织统治下的经济

地缘政治影响下的两种文明:幼发拉底河文明与尼罗河文明。

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文明起源于非洲东北部和西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境内。这些文明的起因尚有许多不为人知,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它们都发起于河流。那个时期,农业技术还极其原始,河流为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为农业提供了丰富而易于耕作的冲积土。

对于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的民族来说,河流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哪个地区的年降雨量超过 10 英尺。西方最早的两大文明虽然都依赖于河流而存在,但就环境条件和文明的基本特征而言,它们相距甚远。美索不达米亚从地理上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那里自然资源有限,缺少抵御侵略的天然壁垒。所以,一方面美索不达米亚人不得不进口品种繁多、数量巨大的物品,而另一方面,他们经常遭受着新民族的移民和入侵所带来的破坏。相反,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南、东、西三面都是沙漠,北方是荒凉的海岸线。所以,直到埃及人最早的文明分崩离析之后很长时间,都很少遭外强成功入侵。不但如此,埃及还是一方自然资源富饶的土地。河流四周的沙漠地区遍布铜、绿松石、黄金、石灰石和砂石,惟一严重匮乏的资源是木材和铁。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文

明非商业无以为继,而埃及文明却能靠些微的贸易延续下来。

除了环境差异(或许是因为这些差异)以外,这些文明在基本结构上也有差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头 1000 年(约公元前 3500 年到 2500 年),具备了文明的雏形,但没有政治联合体。该流域的相当一部分是今天的叙利亚、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含有数百个独立的城邦,即以一个统治城市为中心,囊括城市四周辖区的国家。叙利亚的埃布拉城邦公元前 3000 年十分兴盛,它拥有 800 个市镇村庄和约 3 万人口的埃布拉城。埃布拉城邦的总人口徘徊在 25 万到 30 多万之间。不过,即使按照古代近东的标准,埃布拉城邦也不算大,它的现代考古遗址(留下来的都是土墩)有 140 英亩。相比之下,美索不达米亚南面的乌拉克城城垣面积为 1280 英亩,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城市巴比伦更是占据了 2500 英亩,控制着囊括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所有地区在内的一个帝国。从大约公元前 2500 年起,各个城市纷纷联合起来,把近东的大片地区纳入麾下,还建立了把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和西南亚的其他大块地区都囊括在内的帝国。帝国以内的城市仍然保持各自的特点。这些城市经常性地反抗帝国统治,成为这些地区动荡的原因之一。

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以城市为核心。帝国兴起了又衰落了,这些城市却巍然屹立,仍然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中坚力量。埃及文明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埃及的政治联合体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埃及历史上至少头 1000 年(大约公元前 3100 年)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城市。这里也有统治中心,但人口并不集中,散布在尼罗河流域沿岸的村庄。当埃及联合体分崩离析,埃及文明随即崩溃。

现代投资契约与商会在 4000 年前的幼发拉底河商业文明中已备雏形。

两大文明虽然有环境和政治上的差异,但都表现出大量的共同经济特征。这些民族的第一职业都是农业,粮食是贸易的首要物品。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粮食之于古代人好比石油之于现代社会”。不过,近东地区随处都有葡萄酒、铜、锡、铅、青铜、铁、银、黄金、天青石、毛织品、亚麻布制品、木材、奴隶、香水和橄榄油的贸易,特别是橄榄油,它用途广泛,是最重要的食用油,还可以用作护肤品和点灯的燃料。

统治者和祭司阶层拥有大量土地、家畜、存储器具、大作坊、织布厂、酿酒厂和贸易公司。简言之,政府和祭司阶层之于古代近东就像跨国公司之于现代社会,但是家庭、公司和个人也可以持有土地、家畜和其他资产。同样的,个人和私人公司也可以从事贸易和商业活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城(公元前 2000 年)留下来的记录可以作为私人公司经商的例子。一份特别文件记载了卢梅斯拉姆塔和尼格斯萨纳伯萨两个人结为合伙关系,由投资商乌尔宁玛出银、芝麻油、布匹,到蒂尔门城交换铜。大家一致同意,待他们俩返回后,给予投资商可观的利润回报,这个利润完全取决于投资商最初的投资,并不是按利润的百分比计算。谁将负担自然灾害或抢劫的损失,我们还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市场变幻莫测所造成的任何风险全部由合伙人承担。“一起对国

王盟誓”订立的合约中拟定了所有条款,说明这份文件是遵循城市法律而订立的,将由国家强制执行。另一种通行模式可见于阿什尔城、巴比伦城和其他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贸易活动中。这些地方的商人通常组织起行会,行会是私人企业,由国家授权而且往往在国家指导下,控制着各个门类的贸易与商业。

宫殿、庙宇在古代近东经济中的广泛用途,在幸存的文字材料中都有说明。埃及的统治者法老从非祭司阶层的耕作者手中集中了五分之一的收成。以色列大卫王征服了耶路撒冷,把它和其他许许多多征服区一样,纳入其私人名下。公元前 2000 年的一个埃及神庙控制着 2400 平方公里的区域,雇用了 86486 人。公元前 3000 年晚期留下来的记录说明,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城的王曾拥有 347394 头绵羊。埃布拉城的统治者拥有 200 万头绵羊和 50 万头牛。《圣经》中的先知撒母耳警告以色列人,王的财富的增减都源自臣民的日常生活。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又派他们……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撒母耳记》(上), 8:1-17】

我们对古代经济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来自过去两个世纪的出土文物。(自 1964 年就开始挖掘的)一个考古发现最近轰动一时,考古学家从两万个粘土块和碎片中拼凑出了可上溯到公元前 2500 年的埃布拉古城。古代近东的基本书写材料是粘土,惟有埃及人用纸莎草。从数千片粘土块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特殊城邦的财富是如何构成和积累的。从碎片中我们得知,埃布拉有一个王,每 7 年一届,很明显,有一群富有商人如“长老”会一样与他共同统治埃布拉。别的地方也许也出现过选王制,但美索不达米亚并不通行。直到有更多的发现之前,埃布拉的君主制究竟具有多么大的典型意义还是个不解之谜。无可争议的是,埃布拉的统治者不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城邦,它更有兴致造就一个商业帝国,并非政治帝国。一位学者评论:“埃布拉看起来已经是一个以利润为驱动力的社会。”埃布拉王与其他城邦订立了条约,内容涉及活动自由、在各辖区建立贸易殖民地,还有税收问题,但他们一贯承认各城邦是自治的。

埃布拉不但促进与邻国的贸易往来,还深入到生产过程。国有工厂造布,国家雇用自己的工匠和金属匠,制造铜器、锡器、金器、银器、青铜器、天青石等时尚用品。生产手段的政府所有制在近东十分通行。从乌尔挖掘出的一个粘土块上列举了政府的纺织品工厂加工 6400 吨羊毛,有 9000 名奴隶受雇在那个国有行业干活。虽然自由企业也在经济中起着十分明显的作用,但国家的统治彰然在目。埃布拉的国库转移着成

吨的金银。尽管没有纸币或硬币形式的货币,但埃布拉人的确用 11 磅重的金锭和银锭作为计量标准。金银还用于购买金属等进口物品进行提炼。如果说货币是交换的媒介、计量的标准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埃布拉的粘土块说明整个公元前第三个 1000 年间,近东既有货币交换也有物物交换。其他来源的证据表明,埃布拉在这方面并非独一无二。

不仅埃布拉人民乐于从事商业,而且该城邦的巨大财富都来自贸易。埃布拉农民收获的粮食估计足以喂饱比他们自己多 70 倍的人口。这些收成加上纺织业、冶金工业创造的剩余财富,贸易在埃布拉经济的中心地位变得毋庸置疑。贸易和生产及其他诸种行业一样掌握在国家手中。商人常常是政府的代理和代表,有专员监督他们的活动。国家保护私人协定,保障商人的安全,确认交换的条件,还经常建立贸易垄断组织。在没有国际协议为贸易与商业提供保护的情况下,国家某种形式的参与是极其必要的。只有政府才能得到其他政府非常必要的担保,以免商业流被打断。但即使政府参与到商业的所有实质性的方面,这些文件也没有证据表明,价格是由任何非市场力量制定的。

整个近东社会,国家的控制几乎无处不在,连古代以色列也不例外。所罗门王成立了一支商队,他与提尔王结盟,把商队送到阿拉伯半岛的红海岸边的俄斐^①。他的商人携带了超过 15 吨黄金返程。史载他的商人还在埃及和别的地方购买了马匹,然后在叙利亚卖掉。所罗门值得称道的财富,其实有相当数量是因为在埃及和西亚之间充当贸易中介而得到的。以色列也开采铁矿、铜矿,生产酒、橄榄油和纺织品以备出口。

尼罗河畔高耸的金字塔向世人召告:神的使者与代言人才是财富的支配者。

古埃及的法老们控制了国家经济。公元前 2200 年左右,法老的某个商人递交了这份报告,汇报了他奔赴今天苏丹境内的努比亚完成的任务。

我赶着满载熏香、黑檀木……粮食……象牙和种种上等货的 300 头驴子,前去拜访。当我们晋见伊赛特、色图、瓦瓦特的长官时,他们看见我带去亚穆的队伍为数众多,身强体健,我比以往送去亚穆的所有伯爵、下级勋爵或旅行队向导都表现得更为孔武有力,他交给我公牛和小牛,并指给我去往高地和伊瑟特的路。现在,当我晋见王时,王赠与……浴室主人库尼乘陈年葡萄酒、蛋糕、面包和啤酒的船只,溯流而上。

埃及的大多数财富都掌握在法老、神庙或法老的地区长官或省长手里。

金字塔的修建清楚地证明了埃及政府可以调配巨大的资源。安放法老棺柩的这些建筑结构是古往今来登峰造极的代表建筑。最大的金字塔——大金字塔——斜高 786 英尺、垂直高度 481 英尺。仅仅修建所需的原材料就多得人吃惊。一个这样的结构动用了约 200 万块石头,每块石头重达 2 吨。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约 10 万劳工

^①俄斐,产金地,见旧约《列王记》。

用了 20 年时间才完成了这座金字塔的建造。这些劳工的衣食住行都要花钱。他们是埃及自由农民，尼罗河泛滥的季节里就来修金字塔。所以，修建这个项目既表示无法耕作土地的时候有钱可赚，也代表一个人对宗教的贡献。埃及人相信，他们的统治者法老是活着的神，法老在世间的死亡只是一种转变，不是结束。公元前第三个 1000 年间，埃及建造了大约 35 座大型金字塔。

古代近东的商人和贸易者面临职业生涯中的艰巨任务——运输。对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或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居民来说，河运既切实有效，价格又低廉。驳船可以装载 10 到 15 公吨货物，按照后来的罗马帝国的粮食运输情况来算，成本是每 100 英里 5.9%。地中海上的船只可以装载 500 公吨，每 100 英里只有 1.4% 的成本。早期的陆地运输用的最多的是驴子，但（对于许多产品和各种远距离运输来说）价格实在太昂贵。对陆地运输费用的估算千差万别，不过估摸着至少也是每 100 英里 13%。哪怕成本如此高昂，埃布拉斯的巨大财富证明，走陆路的贸易还是十分频繁。埃布拉斯商业至少从出发的时候是全靠陆路的。

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地中海北部城市埃舍和凯尼什留下的长途陆路商业记录是世上最多的。埃舍的商人把毛织品和从阿富汗搞到的锡器长途贩运 700 英里，来到凯尼什，交换金银制品。估计 50 年间共有 80 吨锡器和 300 吨纺织品用驴子旅行队从埃舍贩运到凯尼什。粮食显然也可以走陆路运输。公元前 2000 年的早期，一支有 3000 头驴子组成的旅行队从叙利亚北部的马里出发，寻找粮食和羊毛。公元前 3000 年晚期，两座地中海城市乌尔和伊辛之间有 7.2 万蒲式耳的粮食走陆路运输。显然，粮食从陆路运输到埃舍是非常普遍的，连粮食都开始用“驴载量”来度量。

埃布拉粘土很少提到宗教于经济的作用，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遗留文字都把宗教组织置于各自经济的中心位置。近东最富有的人是祭司，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城市里，庙宇是经济生活的中心。神庙的藏经室揭示了他们拥有大量土地，有些土地被租出去，余下的有一大批劳动力耕种。这些资料还记载了动物、粮食、香水以及贵重金属等捐赠给神庙的献礼。

神庙和经济之间的联系直接来自人们所理解的神与社会福祉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美索不达米亚人把神看作城市的实际所有者，因此自然只有神的代表才能拥有或控制社会的多数财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早期阶段，祭司对城市的政治控制还不是很普遍。从极其世俗、极其商业化的眼光来看，神庙还有其他优势。神庙及其所有物可以免于征税，这可是一大笔钱。公元前 2000 年，乌尔城的统治者对所有私人商业活动征收 10% 的税。为了避税，很多商人把自己奉献给神，于是得到“神的庇护”，其中就包括豁免权。为神庙工作会损失一些自由，但这些商人中的大多数一方面为神庙做事，一方面忙着做自己的事。

为祭拜某个城市的神而建的神庙往往作为贸易殖民地的一部分而建在外国城市。它借宗教性质为外国商人提供了避难所。这些宗教是多神崇拜的，于是人们可以

从享有共同特征的不同社会识别他们的神。这些特征进一步提高了贸易组织的地位和重要性,使两个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有些迹象表明,某些神庙和祭司阶层是商人纯粹出于追逐利润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在多神教地区,万神殿甚至可能添上一些迄今尚不为人知的神。商人经常亲自建造这些宗教建筑,从而使自己完全处于神的控制之中。

为了感谢和“敬重”神,商人常向神供奉物品。众多献礼中有数量可观的金银。神庙从土地、羊群、工厂和仓储费用中获得收入,献礼则成为这些收入的补充。仓储设备本来是为了存放神庙的出产物而建的,但是以后它们也成了商业组织,就好比现代的粮食储备公司。而且,既然世人认为神庙是受神的保护的,有大而牢固的门,还经常有人护卫,所以许多人愿意把值钱的东西留在神庙。或许正是这种方式使得银行业在近东渐渐兴起。

4000年前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的银行:利率、支票与抵押物。与现代担保品不同的是,妻儿亦可作借贷抵押。

早些时候,只有国王和祭司才有提供银行服务的必要资本,特别是有息借贷。有时候私人和神庙、宫殿也加入到这个行当。粮食和种子可以借贷,近东通行的粮食利率和银子的利率是20%。正如先前提到的,神庙经常和商人、贸易殖民地相结合,作为清算所定期进行贸易结算。和当地的神庙有往来账户的外国商人到了该为货品付款的时候,不用自己去神庙取回必需的款项,只需给卖方一张书面支票,通知神庙从户头上将应付款项付给持票人即可。到公元前6世纪为止,巴比伦除了神庙银行而外,还有引人注目的私人银行会所,即使用现代标准来看也算规模可观。它们既向私人贷款,也向政府贷款。不过也有迹象表明,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早于公元前6世纪。古代近东历史上的多数时候,政府和神庙拥有资本,对外借贷。

近东的政府和神庙控制了多数商业,但公民们仍然合作经营了自己的资源,并形成了贸易合伙关系。粘土块上记录了许多这样的协议:“伊提·马杜克·巴拉图和莎皮克·泽入股1迈纳^①银子作为合伙的资本,生意所得归两人共同所有。”这份文件和其他类似的文件相当于公司文件。这份特别记录几乎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经营内容。伊提·马杜克·巴拉图的名字出现在好几块粘土上,说明他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他还和马杜克·莎皮克·泽——大概就是前一份合同的当事人——有另一个合伙关系,入股5迈纳银子和一些香料,也许从事的是货物贸易。这么多这类粘土块的出土表明,这样的协议安排在当时十分普遍,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老于世故,他们乐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承担风险。旅行者返回时,商品被卖出去,所得收入按照入股的份额进行分配。有些合伙关系可以延续31年。不过和早期的私人银行一样,这些业务绝大多数规模不大,不涉及巨额款项。

各式各样的文件中特别有趣的是,妇女曾以资本债权人的身份出现。当然独立意义上的妇女在近东并不是那么稀奇。公元前3000年,拉加什的巴拉纳姆塔拉把纺织

^①迈纳,古希腊等地的货币单位和重量单位,1迈纳约等于100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名)。

品和银器送到泰尔门,到乌马城贩卖青铜器,到埃兰城贩卖牛。《士师记》^①中说,弥迦的母亲拥有 1100 件银器(《士师记》17:2-5)。这确是事实,虽然从多数角度来看,美索不达米亚妇女在家庭的权利是受限制的。公元前 18 世纪巴比伦帝国汉谟拉比王时期的《汉谟拉比法典》记载,男人可以自由地用其妻甚至其子作贷款的附属担保物。如未能偿还贷款,其妻和(或)其子将转手给债权人,以冲抵债务。后来,公元前 12 世纪的亚西利亚^②法典记载,丈夫“可揪其妻之发,拧和斩其耳”。但同一部法典又声明,妇女即使已婚,也可拥有财产,不受其夫控制。上层妇女或贵族妇女在羊毛和纺织品的生产销售中表现卓著。古埃及妇女买卖土地,在国有行业占据重要职位。妇女的法律地位有如此明显的矛盾,部分应归结于她所属的家庭在农业和商业中的重要地位。妇女是家庭的一部分,她不是外人,她应该对自己的家庭忠诚。也有许多妇女掌管神庙。整个近东地区的女祭司都享受着特殊的法律地位,同时经常负责管理供奉女神的神庙。

希腊文明时期的希腊:海上创业者

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经济内容贯穿始终。

希腊文明的地理背景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相距甚远。希腊半岛位于欧洲东南部,没有大河,多山,但降雨量比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多,属于半干旱气候。希腊陆上的高山使陆路旅行变得艰难而且费用昂贵,不过希腊半岛长长的海岸线把希腊人紧紧包围在海边。这样的地理环境影响了希腊的政治社会发展。高山造就了相对隔离的小峡谷,把希腊分成各自独立的几部分。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古希腊从没有努力建立一个政治联盟国,而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居民一样,发展了城邦,用希腊语说就是“poleis”。从约公元前 1500 年直到公元前 2 世纪罗马征服希腊,希腊一直保留了这种政治组织。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意味着,希腊要想繁荣,必须参与贸易和商业活动。这里的产品经常用海运。为了解决半岛上的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希腊人利用从贸易中获得的关于爱琴海和地中海的知识,常常在富庶地区建立殖民地。公元前 6 世纪末,黑海沿岸、现在的土耳其西海岸、西西里岛东部、意大利环西岸和南岸,还有地中海西部的其他地方,都有希腊的城市。叙拉古、那不勒斯、马赛当初都曾是希腊的殖民地。尽管它们以后都成了独立的国家,除了宗教文化的联系而外,与母国毫无瓜葛,但因身处富饶的农业区,所以与新兴的城邦之间涌现了繁荣活跃的贸易。

希腊文明之初(约公元前 1500 年),希腊城邦由国王统治,后来改由贵族议会统治,到公元前 6 世纪末期,希腊人建立了以公民为基础的管辖制度。古代近东的多数人民被恰如其分地划归为臣民,他们理应向统治者,往往要向统治者奉献生命,惟如此方能得到统治者的庇护。这些臣民不直接参与政府运行的决策过程,希腊公民却能。希腊人选举公民大会,组织国家。公民大会是最高机关,负责制定法律来统治社会。希腊城邦的公民资格各有不同,主要的区分方式是财产所有权。有些城邦因寡头

①《士师记》,旧约的历史书的一部分。

②亚西利亚,亚洲西部古国,即亚述。

统治而闻名,因为他们只把某种特殊财产资格授予男性公民。寡头统治下,如果财产资格要求非常高,就可能只有非常少的选民;如果财产要求保持在极其微薄的程度,就可以拥有众多的选民。某些希腊城邦干脆废除了财产资格,民主因而诞生。凡达到一定岁数(通常是20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参与辩论和投票。不过,寡头和民主制都不是政府的典型形式。一旦你取得了成为选民的资格,你不会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选别人,你会站出来,投自己一票。这就可能意味着,即使一个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寡头制度的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有9000人之多,民主制下的公民大会还是会有2万到4万公民参加。直接参政只是使希腊文化与文明有别于古代近东的特征之一。下面这段摘录尽管是赞美雅典的某些价值观,但也证实了个人的自信不仅贯穿于希腊文明,并且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石。

看这些法律,它们给予人人平等的正义;如若看看社会地位,以包容为荣是公共生活的进步,阶级出身不妨碍建立功勋;只要能为国效力,贫困与卑微便不再能阻碍他的道路。我们从政府享受到的自由同样延伸到日常生活来。

虽然希腊政府比先前的任何政治组织都允许更多的参与度,但应该指出,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只有男性公民才获得民主的好处,妇女被排除在所有直接的政治活动之外;还有许多居民是奴隶,他们享有的权利非常有限。没有什么制度曾经给予外国人公民权利。在雅典这样的商业城邦,很多居民不是本国人,鲜有机会获得完全的政治权利。不过,从经济权利上看,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商业国家虽然限制了本土的非公民的权利,他们在生意活动上享受的待遇却十分平等。

对个人权责的强调渗透到了经济领域。即使政府通常在土地、森林、矿产等地方掌握了大量的公共物品,负责运作它们的也并不是国有公司,而是由独立的公司或个人承包的。没有人要求国家必须承包给公民。因为开发资源需要大笔财富,许多公司在企业内部售出股票。雅典的劳里厄姆银矿3年间为承包商创造了300他连得(古希腊重量单位,相当于57磅)或大约吨银子的利润。国家也把公共土地租给私人,甚至“包出”征税权。此后,公司为征收特别国税而竞标,使国家节省了创立庞大的政府官僚组织而必需的支出。

承包制和股份制需要完备的合同、公正的招标竞标,这些在古希腊业已出现。

希腊和近东还有一点不同,希腊的神庙和神学院一般是国家政府机构的一部分,独立性有限,只有某些国家宗教圣地是例外。其实,维护国家宗教要花费国家开支的主要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宗教机构常常是独立的实体,即使有国家干预,也很少。希腊的宗教机构几乎一贯处于国家的严格管制之下。神庙作为政府的一部分,采取了和国家一样的方式从事商业活动。它们出租土地,把大大小小的项目包出去。国家在公共设施建设,尤其是神庙的建设方面的现存记录特别普遍。雅典的厄瑞克修